

# 房山石經在佛教研究上的價值舉隅

李 雪 濤

房山云居寺石經，簡稱「房山石經」，是佛教石經中規模最大、歷史最久遠，且保存最完整的文化珍品。石經現存北京房山縣雲居寺石經山。始刻於隋大業年間（六〇五—六一七），為靜琬法師創刻，終於明天啟三年（一六二三）。歷經隋、唐、遼、金、元、明，相續鐫刻凡一千餘載。千餘年共刻造、度藏經碑數量超過一萬五千多石，除去重複刻造者外，計刻經一千一百餘部，工程之浩大、刻工之精湛，可謂舉世罕有，無愧於中華民族偉大而瑰麗的文化寶藏。

房山石經共分為兩部分：一為洞藏石經，一為地穴石經。洞藏石經的九個洞均在石經山上，分上下兩層。下層二洞，自南而北為第一、二洞；上層七洞，以雷音洞為中心，右面為第三、四

洞，雷音洞為第五洞，左面順次為第六、七、八、九洞。九洞之中以雷音洞開鑿最早，原作經堂。有石戶可啟閉。由於長年雨水滲透，風化比較嚴重，有一些經石已經漫漶不清了。山上九個洞共藏石經四一九六片。遼金所刻的石經藏於山下雲居寺西南隅開闢的兩處地穴內，後合二為一，其上建塔填之，曰壓經塔，其塔早毀。地穴中共發掘出石經一〇〇八二片。

明清以降，房山石經已經引起了學者們的廣泛關注，但大多數學者僅以碑刻書法着眼，而缺少從佛教角度的研究。①自近世日本佛教學者對房山石經進行研究以來（一九五三年日本出版東方學報京都第五副刊《房山雲居寺研究》論文集），我國的佛教學者也開始重視對房山石經的研究。中國佛教協會於一九五六年至

一九五八年對房山石經進行了全面發掘、拓印的整理工作。這一千餘部、一萬多石的石經，對研究我國佛教興衰、佛教經籍有着極高的學術價值。下面我們就從以下幾方面舉例來談談房山石經在佛教研究上的學術價值。

## 一、「北京的敦煌」

五代、宋初雕版事業興起，始有佛經木刻本。我國最早的刻本大藏經，是北宋開寶四年（九七二）至太平興國八年（九八三）間在四川成都雕刻的《開寶藏》（已亡佚，現全國僅存約十餘殘卷），而這之前，佛教經典，主要以鈔本的形式在各大寺院和佛教徒中流傳。房山石經中隋、唐刻經部分，即川繕寫本為底本所鐫刻，因此被稱作「北京的敦煌」。

唐以前的佛經手寫本殘卷，除敦煌之外，現存的極少。而房山石經却以刻石形式保存了大量的隋唐繕寫本經。自隋大業至唐乾寧（八九四—八九八），刻經三五〇餘部，一千二百餘卷。這些經碑，對校勘以後木刻經本之訛錯，是可貴的實物依據，如隋唐時所刻的幾部大部頭經：《法華經》、《涅槃經》、《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妙法蓮花經》等，均成為現今校勘這些經的最重要的版本。

## 二、《契丹藏》的覆刻

《契丹藏》約在遼興宗至道宗年間雕成，因此又名遼藏。它在《開寶藏》的基礎上又增收了當時留傳於北方的一些特有經論譯本，先後歷時三十餘年刻成。據《金石萃編》載咸雍四年（一〇六八）燕京天王寺文英大德賜紫沙門志延撰《陽台山清水院創造藏經記》一文載稱，這部藏經共五七九帙，由此推測千字文編次應從「天」字到「滅」字。以前未發現留傳之版本。直到一九七八年在山西應縣木塔內，發現五十軸殘卷，圖卷軸本版式為每版二十四

# 內明

## 第二二八期目錄

特稿	房山石經在佛教研究上的價值舉隅……李雪濤……3
關於佛教走向	現代世界的哲學思攷……羅顥……10
「佛學三書」披尋記……	陳士強……17
法海拾貝	經量部是向大乘的過渡……蔡惠明……25
筆譚	生命不滅之辯——慈悲勸化……智銘……30
特稿	中國佛教向日本的傳播 兼論中國佛教文化圈……魏承思……34
「由儒入釋」的思想家——	李卓吾……毛始平……42
佛教文藝	虛雲和尚（續）……馮馮……43
畫頁	封面：日本鎌倉時代鍍金如意輪觀音 面裏：日本天平時代繪因果經斷簡之一 底裏：日本鎌倉時代繪因果經斷簡 封底：日本鎌倉時代末期青銅觀音菩薩

行，每行十五、十八字不等。

周紹良先生在《房山石經與契丹藏》一文中稱：《契丹藏》之輯刻，可能是在聖宗時代開始的。房山石經中的《大寶積經》既然是聖宗賜錢所刻，必然要採用當時皇帝所頒的《大藏經》作蘭本。②因之可以推斷，遼刻石經的千字文編號，必然就是《契丹藏》的編號。……可以相信遼刻石經所依據的底本就是《契丹藏》，所以我們認為房山遼刻石經也就是《契丹藏》的覆刻。在進行時先把唐代已刻諸經按碑編目後，再把《契丹藏》中一些在唐代未刻的經典補刻齊全，這也就是今天房山石經的樣子。③紹良先生以為房山遼金刻經就是以《契丹藏》作為底本的，這僅是推測，但驗之以應縣木塔內之丹本大藏經殘卷，無不相符。

《契丹藏》早已失傳。據日僧釋必庵《丹本大藏慶贊疏》載：「帙簡部經，函未盈於二百；紙薄字密，冊不滿於一千；殆非人工所成，似借神巧而就。」後來在應縣佛宮寺木塔內的大佛內發現了一部分殘卷，以其千字文編號、版式、行數、字數與遼金刻經相比勘完全一樣，因此可以證明房山遼金刻經就是以《契丹藏》作底本的覆刻。

遼金兩代石刻現存的石經最後以遼刻《釋摩訶衍論》千字文「寧」字帙而結束，與《契丹藏》相比較，「寧」字後面還缺十一帙未刻。原因何在？依紹良先生之見，房山雲居寺所藏之全部《契丹藏》，可能是遼清寧八年（一〇六二）左右印本，這正是《釋摩訶衍論》補行入藏之時，所以這後補行入藏的諸書，雲居寺即無其刻本，而石經之刻也至此而止了。④但也存在着其它種可能性，或者是由於漏刻、或者是由於當時是有所選擇的創造，同時也有可能是「寧」字以後的十一帙藏在尚未發現的洞穴中，也未必可知。

這樣，房山石刻佛經便使得失傳已久的《契丹藏》重現人間，對研究藏經的學者提供了十分寶貴的資料。現在大陸組織出版的《中華大藏經》，便是以遼金房山刻經作為校勘的重要版本。

### 三、孤本經之發現

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漢文佛經，無非是印刷本、石刻佛經以及繕寫本。由於書寫及印刷材料的質地比起堅硬的石頭來說壽命要短得多，有些重要的經籍由於未來得及重版而亡佚了。在房山石經中，發現了約五十餘卷現存的各種大藏經均未曾收入的絕世孤本經。

房山石經內的金代刻經中發現了兩種梵本《心經》：一為唐代不空譯（「感」字帙），一為遼代慈賢譯（「丁」字帙）。此兩種梵本《心經》早已亡佚。不空譯本之名尚見《至元錄》，慈賢譯本未見著錄，鮮為人知。這兩種梵本《心經》及在敦煌發現的玄奘所傳只標梵音的《唐梵翻字音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譯本，對研究《心經》的傳譯史極有價值。如自羅什創譯《心經》於「照見五蘊皆空」句下有「度一切苦厄」五字，玄奘重譯此經時，也同樣有此五字，而世傳梵文原本上原年此五字。玄奘傳本《唐梵翻字音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已經證實了這一點，房山石經中發現的這兩種孤本梵本《心經》也跟傳說一致，充分證明世傳是正確的。

在房山石經中，還發現了華嚴初祖杜順的《漩復偈》（載惟勁之《釋華嚴漩復偈》文中）。此偈原載法藏《發菩提心章》（亦名《華嚴三昧章》），我國早已失佚。日本亦不傳。清末楊仁山居士曾托南條文雄於高麗訪得之，一九一七年金陵刻經處以《華嚴三昧章》之名刊行過，但尚缺此《漩復偈》。⑤其偈曰：

若人欲識真空理，身內真如還遍外。  
情與非情共一體，處處皆同真法界。  
不離幻色即見空，即此真如含一切。  
一念照入於多劫，一念劫收一切。  
於一境內一切智，於一智中諸境界。  
只用一念觀諸境，一切諸境同時會。

時處帝網現重重，一切智通無罣礙。

又如《釋教最上乘秘密陀羅尼集》⑥、《一切佛菩薩名集》及金刻三十帙的《宋朝新譯經》等孤本經典的發現，為研究唐代以來的密教史及遼金佛教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並且為刊定佛經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 四、石經之獨特價值

上文已經提到，由於石頭的質地比紙、帛堅硬得多，保存的時間最長，並且從資料的準確性來講，石經也最佳。石刻的特點就是一次刻成便可長時間保存，千百年不變，能保持當時風貌，且無輾轉抄刻之訛，又可免除後代附會之疑，故最為真實可靠，最有價值。日本佛教學者塚本善隆博士在《石經山雲居寺與石刻大藏經》一文的「結語」中說：「通過北方山間所保存的石刻遺物，可以理解中原佛教的隆替」，又「隋唐以來的經碑對於容易誤寫、誤刻、脫落、竄入的漢譯佛典之校勘極為重要，而完整保存於幽燕奧地一處的石刻大藏經，是超過敦煌石室遺書和日本奈良寫經的重要原典。」

正因為石經有以上的特點，故對校勘歷代木刻藏經的脫誤價值最大。如大中七年（八五三）幽州大都督張允伸施造的玄奘譯《阿彌陀經》之同本異譯《稱贊淨土佛攝受經》一卷，與《大正藏》所載若干段落、次第、詳略均有出入，足供校勘之比較研究。又玄奘的譯語與羅什的譯語，是研究玄奘與羅什新舊二譯的寶貴比較資料。

又如唐初玄導石刻《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上發現的一篇《經序》，為自宋磧砂藏以來所從未見於刊載。《大正藏》雖收有依奈良正倉院聖語藏本為底本之《經序》，但有多處讀不通，經林元白先生與石刻本校勘，發現《大正藏》本有二十幾處誤字、脫字，從而補足了闕如，使原來許多無法譯懂的地方得到了正解。⑦

#### 五、石刻疑偽經

歷來官家修藏，凡屬疑偽經，都是不准入藏的，至使許多疑偽經本流傳民間，或多已散失，或早成殘本。敦煌殘卷中發現一些疑偽經本及殘篇，後收入《大正藏》八十五卷「古逸部」中，這對研究唐以來民間佛教以及佛道、佛儒之爭提供了極有價值的資料。

正因為疑偽經不許入藏，歷代經錄都不厭其煩地指出疑偽經的目錄，以示後代修藏者。《大唐內典錄》卷十有「歷代所出疑偽經論錄」。又《開元錄》卷十八為「疑惑再詳目錄」，以收「偽妄亂真新編偽經，及羣錄中偽經，並諸家集鈔等目錄」，目的是「今恐真偽交參，是非相涉，故為別錄，以示將來。」

房山石經中還保存約二十部、十種不同時期刻的疑偽經，二十餘卷。其中還保存着幾種失傳已久的孤本。由靜琬法師最初刻於雷音洞的《大王觀世音經》，即世通稱之《高王觀世音經》就是一例，《大周錄》、《開元錄》及《貞觀錄》皆列在偽經之中，諸藏均未收錄。⑧究其鐫刻偽經之目的，無非是由於尊重施刻者的信願和要求。可見當時這些疑偽經在民間還很流行，且一般信眾無法分辨其真偽。

這些疑偽經反映了當時的時代思潮，它們的發現，可以勘訂、補足《大正藏》「古逸部」的錯誤及闕如，且有極重要的思想史料價值，對佛教外部歷史之考察，如佛教史地風俗信仰之變遷，價值極大。

#### 六、經末題記在佛教研究上的價值

房山石經經末附有題記是其特點之一。⑨這些題記涉及面非常廣，其中有關房山石經鐫造情況的題記，為研究當時民間佛教



信仰之狀況及刻經人之學術所宗，均有極高之學術價值。比如從房山石經中靜琬法師所刻經及其題記中，可以推知靜琬的師承關係以及其在佛教上的主張。

石經山雷音洞門額上有靜琬自題願文：「釋迦如來正法像法」凡「千五百餘歲」，至今「貞」觀二年，「已浸末」法七十五載。佛日既沒，「冥夜」方深，瞽目羣生，從慈失導。靜琬為「護正」法「率已門徒知識及好」施檀「越，就此山巔刊華嚴」經等「一十二部，冀於曠」劫濟渡「蒼生，一切道俗」同登正覺」。從以上靜琬法師貞觀二年（六二八）所刻經文題記來看，當時並沒有刊勒整部大藏經的意思，只是選擇了他自己認為最重要的十二部經而已。

下面我們依房山石經題記來看看靜琬的佛教主張：

（一）、末法佛主張，由雷音洞貞觀二年靜琬法師自題願文：「釋迦如來正法像法」凡「千五百餘歲」，至今「貞」觀二年，「已浸末」法七十五載。」可知當時正像末法之說頗為流行。依佛經記載，凡一佛出世，均要以其佛為本，立正法、像法、末法之三時。三時年限諸經各不相同。《大悲經》說正法千年、像法千年、末法萬年；《大乘三聚懺悔經》說正像法各五百年。由於魏太武帝及周武帝兩次滅佛。當時的佛教徒以為佛教已經進入了末法時期，就在這時僧信行（五四〇—五九四）創立了三階教，以佛滅後初五百年的正法時期為第一階；第二個五百年的像法時期為第二階；一千年後的末法時期為第三階。此外信行還將處、人亦分為三類，以為隋時已入末法，處為穢土，人則戒見俱破，正屬第三階機。正是在這種末法思潮影響下，「靜琬為護正法」發願開始刻經。這說明靜琬也是個「末法」信仰者。

依據石經山新發現的唐武德八年（六二五）靜琬題記殘碑中「正法五百歲像連一」之句，⑩又貞觀二年題記，可知靜琬所依三時年限為正法五百年，像法千年。此乃《大集月藏經》、《賢

劫經》及《摩耶經》之說，為自古以來多數佛教徒所習用。依至唐貞觀二年時，已浸末法七十五載計算，佛當滅度於紀元前九四七年。隋費長房《歷代三寶記》載有當時傳說的六種佛的生辰，其中有沙門法上答高句麗國王問所言，佛滅為周穆王五三年壬申，即公元九四九年。靜琬法師所依，大概就是此說，其中有二年之差可能是由於當時採取干支紀年，不容易將年數算清楚所致。⑪

（二）以法華為宗，列侗《帝京景物略》卷八「石經」條上說：「北齊南岳慧思大師，慮東土藏教有毀滅時，發願刻石藏，悶封岩壑中。座下靜琬法師承師咐囑，自隋大業迄唐貞觀《大涅槃經》成。」慧思及天台宗智顛的老師。他一生中長期誦持《法華》一經，對它有極深的信仰，以為從佛的教化輾轉增勝義上看，《法華》所說要比《般若》更進一步。稱《法華》為大乘頓覺成佛道之法門。他認為《大品般若》講到一心具足萬行處尚是次第義，到了《法華》才講圓頓義。

靜琬繼承了他老師的這一思想，他在雷音洞中首先鐫刻的便是《法華經》。清查禮的《苾芻上方二山記遊》中記雷音洞口：「石經洞寬廣如殿，中供石佛，四壁皆碑石疊砌，即靜琬法師所刻佛經也。字畫端好，有歐褚楷法，無一筆殘缺。左壁兩層共碑三十六枚，……後壁三層共四十一枚，……總共一百四十六枚。刻妙法蓮華等經。」雷音洞左壁、後壁共七十七石，均刻《法華經》。

此外，靜琬所刻之《金剛般若經》取北魏菩提流支本而不取羅什於弘始四年譯出本，大概因為當時流支的譯本於北方流傳更廣的緣故。⑫雷音洞所刻的其餘的經，皆與河南寶山泉寺靈裕刻經相類，大抵是因為靜琬特別敬佩靈裕法師的學術的原因吧！⑬

房山石經，這一石刻文傳奇跡，誠為佛教文化中的一巨擘。它是廣大佛教徒千餘年來為了維護正法、以防法難，以大悲大願大菩提心結成的寶藏，是由於擁有堅定信念的僧眾們以極其虔

誠、極其嚴肅的態度來從事這項活動的必然結果。

本文舉例略述了房山石經在佛教研究上的學術價值，掛一漏萬。僅希望更多的法界同仁通過閱讀拙文，來重視這方面的研究，從而使我們中華民族這一世界罕見的文化寶藏重放異彩。更進一步的研究尚有待於法友們的共同努力。

(完)

## 注釋

①明代曹學佺有「遊房山記」，周忱有「遊小西天記」，清代謝振定有「遊上方山記」，查禮有「苾題、上方二山記遊」，石景芳有「石經山訪碑記」，清末陳銑「房山記」及葉昌熾「語石」，都對房山石經有所論述。

②紹良先生此論，不知如何據。查遍《大寶積經》所有的題記，只有重熙和清寧兩個年號（分別是興宗和道宗的年號），亦即《大寶積經》十二帙中的前十一帙均為興宗重熙年間刻的，其餘的為道宗清寧年間所刻。依林元白（子青）先生的考察，到了興宗（一〇三——一〇五五）時，房山石經的續刻事業，開始有計劃地進行。興宗對於佛教的信仰比聖宗更加熱心。從遼覺苑《大日經義釋演密鈔序》的「洎我興宗御宇，志弘藏教，欲及遐邇，勅盡雕鏤」，及《陽台山清水院創造藏經記》的「咸雍四年三月，捨錢三十萬；葺諸僧舍；又五十萬募同志印《大藏經》凡五百七十九帙，創內外藏而龕措之。」又《遼史·高麗傳》卷一一五（咸雍）七年、八年來貢，十二月以佛經一藏賜徵。」咸雍二字原脫，中華書局七四年十月版《遼史》據「紀」咸雍七年十一月，八年六月、十二月補入。可得出結論：《契丹藏》五七九帙當開始於興宗而完成於道宗初年。呂澂先生依據「大金國西京大華嚴寺重修薄伽藏經記」及華嚴寺薄伽教遺構之南樑發現墨

銘，亦得出「契丹大藏經始雕於重熙初年，其後續有增修，迄咸雍時乃完成五百七十九帙」的結論。學者可參閱林元白之《房山遼刻石經概觀》及呂澂《契丹大藏經略考》。

③《紹良叢稿》齊魯書社八四年一月版頁四十四—四十五。

④同上書，頁四十七。依華嚴寺薄伽教遺構之南樑所發現之墨銘「維重熙七年歲次戊寅玖月甲午朔拾五日戊申午時建」，可確定薄伽教藏興築於重熙七年（一〇三八），其時金藏刊版當已告結束。又依據法悟《釋摩訶衍論贊玄疏》卷一，此論十卷當於清寧八年（一〇六二）入藏，房山石經此論以「寧」字帙而告結束。依呂澂《契丹工藏經略考》之文，《至元錄》卷十弘法入藏著述內，皆出於契丹大藏。行琳集《釋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羅尼集》三十卷，思孝集《一切佛菩薩名集》二十二卷等，都是在《釋摩訶衍論》入藏之後才入藏的，而房山石經中均已有的。因此房山石經依據之《契丹藏》，應是遼清寧八年之後，咸雍四年陽台山清水院募印藏經五百七十九帙之前的版本。

⑤見林元白《房山遼刻石經概觀》。

⑥此《陀羅尼集》不僅是集密教陀羅尼之大成，而且是研究唐代中印音韻學之珍貴史料。卷首有行琳自述長達一千五百餘字的序文一篇，撰於唐乾寧五年（八九八），彌補了《宋高僧傳》之缺漏。

⑦見林元白《房山石經初分過目記》。

⑧此經在玄導時代還有人施刻。玄導時《高王觀世音經》題記上說：「幽州長史裴公合家供養、易州泃水縣潘彥真合家供養、雲居寺沙彌玄敬供養、童子無隱、玄寂、惠聖、玄璋、玄感、法度、玉託合童子十六人等同心供養。」由此可見當時刻經之風尚。

⑨北京圖書館金石組、中國佛教圖書文物石經組編有《房山石經題記匯編》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七月。

⑩見田福月《石經山發現唐武德八年靜琬題記殘碑》載《法音》一九九〇年第二期。

⑪靜琬的老師南岳慧思(五一五—五七七)在《立誓願文》中稱自己出世「即是末法八十二年」，依正、像法分別為五百年、一千年計算，佛當滅度於前一〇六七年。由此可見，當時有關佛誕及滅度的紀年上，因為採用干支計算難免會有計算失確的地方，且當時的什載也是眾說紛紜。

⑫房山石經中存有垂拱元年龐德相等施造的羅什譯《金剛經》。後來又有多人多次鐫刻秦譯此經。

⑬就雷音洞所見石經，除《法華經》之外，尚有十六種如下：《維摩經》、《勝鬘經》(元代補刻)、《金剛般若經》、《無量義經》、《佛遺教經》、《溫室經》、《彌勒上生經》(元代高麗僧達補書)、《華嚴經淨行品》、《無量壽經論願生偈》、《受菩薩戒法》、《八戒齋法》、《大王觀世音經》、《賢劫千佛名》、《十方十佛》、《三十五佛懺悔》、《五十三佛名》。

讀者若欲進一步研究，茲有以下文獻供參考：

一、《大藏經研究匯編》(下)現代佛教學術叢刊⑰(台灣)大乘文化出版社一九七七年九月版。收錄有關房山石經的論文四篇，細目如下：

- 1 房山石刻大藏經記略 雲音(周叔迦)
  - 2 唐代房山石經刻造概況 林元白(林子青)
  - 3 房山遼刻石經概觀 林元白
  - 4 房山石經初分過目記 林元白
- 二、《房山石經題記匯編》北京圖書館金石組、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石經組合編 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七月版。
- 三、《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房山石經」條 林子青撰。
- 四、北京圖書館藏「房山石經拓片」，其中遼金時代鐫刻部分已由

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影印出版了十二冊，預計全部《房山石經》將分三十三冊陸續出齊。

五、《房山石經之研究》《法音》文庫 中國佛教協會一九八七年九月版。收錄論文三篇及趙樸初「題記」一則。細目如下：

- 1 房山石刻《稱贊淨土佛攝受經》拓片題記 趙樸初
  - 2 房山石經《稱贊淨土佛攝受經》簡介 林元白
  - 3 房山石經內發現兩種《梵本心經》 胡繼歐
  - 4 房山石經保存的《文殊師利寶藏陀羅尼經》真諦譯本 姚長壽
  - 5 房山石刻《大智度經論》整理記 任杰
  - 6 房山石經中新發現的兩種佚書過目記 任杰
  - 7 房山石經中保存的契丹國慈賢譯經 任杰
  - 8 房山石經述略 吳夢麟
  - 9 房山云居寺石經 黃炳章
  - 10 房山石經遼金兩代刻經概述 黃炳章
  - 11 房山石經題記歷史資料初探 張建木
  - 12 房山石經與《契丹藏》 周紹良
  - 13 房山縣雲居寺《謙公法師靈塔銘》 徐自強
  - 14 房山縣雲居寺《千人邑會碑》初探 金申
- 六、略述房山石經概況及其價值 任杰 載《佛教文化》創刊號(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 七、石經山發現唐武德八年靜琬題記殘碑 田福月 載《法音》一九九〇年第二期。
- 其餘參考文獻見注釋中，不一列出。又，日人關於房山石經的文獻有：松本文三郎《支那佛教遺物》石經章；關野貞、常盤大定共著《支那佛教史蹟》三及「詳解」：塚本善隆《石經山雲居寺與石刻大藏經》(東方學報京都第五冊副刊)等。皆為二、三十年代之舊作。